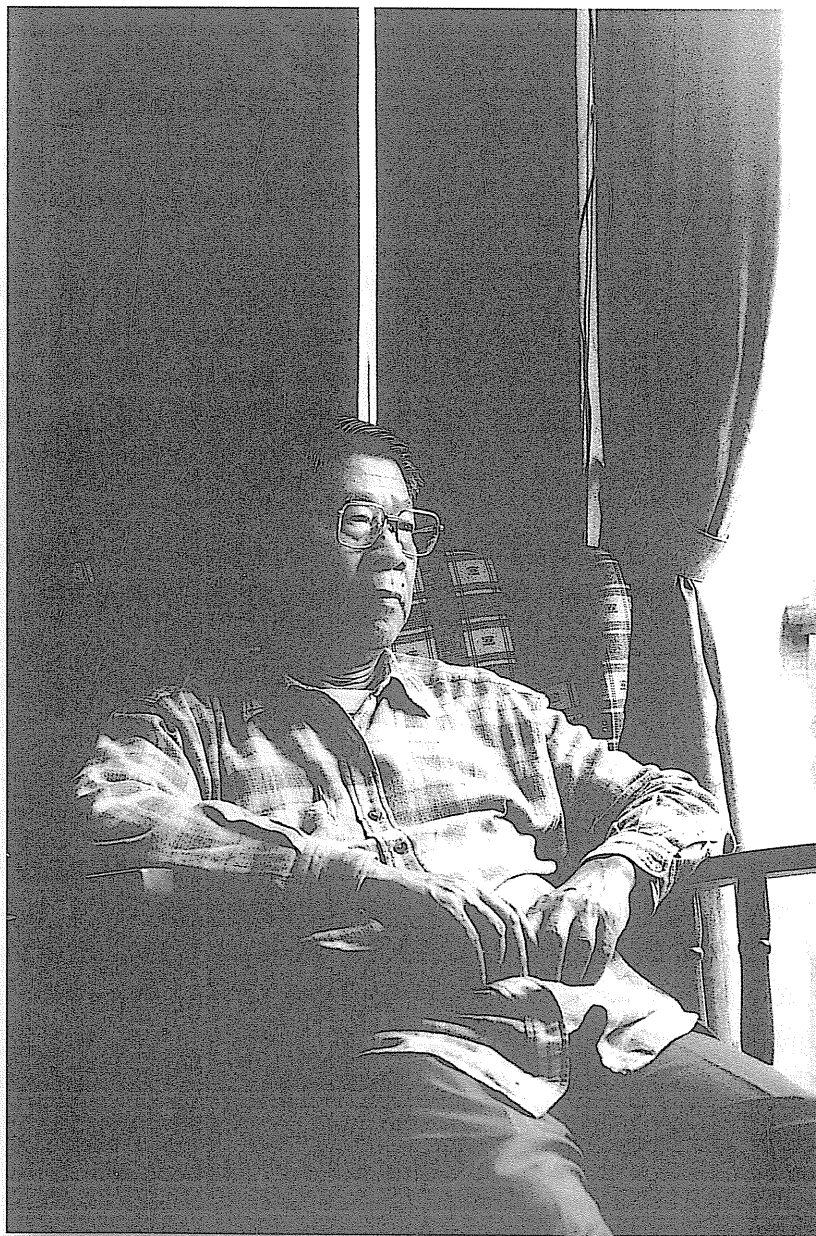


評  
論  
散  
文  
鄭  
清  
文  
小  
國  
家  
大  
文  
學

### 鄭清文——小國家大文學

一九九九年，以小說《三腳馬》摘下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二〇〇〇年，陳水扁總統親自頒贈「台灣文學貢獻獎」。他，就是鄭清文。



陳文發拍攝

鄭清文，筆名莊園、谷嵐，台灣省台北縣人。生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於日治時代新竹州、桃園郡水汴頭（即今桃園市中埔里中埔仔）一個李姓農家；周歲後過繼給台北州新莊郡新莊街（即今新莊市）做木器的母舅，取名鄭清文。七歲入小學，受日本教育。光復後，在台北讀初中時才開始學習中文。一九五一年，台北商職畢業之後，鄭清文通過就業考試，被分發在台北的華南銀行上班；自此，鄭清文生活領域，逐漸從埔仔、新莊，擴展到台北都會。一九五四年，鄭清文考進台大商學系，留職停薪繼續升學。一九六〇年退伍後回華南銀行復職，並與陳淑惠女士結婚。一九六七年婚後育有二女一男的鄭清文，全家遷居台北市，定居至今。一九九八年，鄭清文自華南銀行退休，前後共任職華南銀行四十多年。退休之後，鄭清文除持續寫作之外，並前後擔任師大「人文學科推廣班」講師，講授「現代小說創作與賞析」、師大「人文講座」、道藩圖書館「駐館作家」……等，將其多年累積的文學經驗，傳遞給喜愛文學的年輕一代。

雖然週歲以後就住在新莊，但是，小時候，每年寒暑假，鄭清文仍經常回埔仔小住多日，因此，在其生命歷程裡，也就擁有兩個故鄉、兩個童年、而這兩個故鄉、兩個童年，日後更轉化成「簸箕谷」與「大水河」兩組意象，成為鄭清文文學的重要原型，分別形塑了鄭清文小說中的理性思考與情感內涵。

小說中的「簸箕谷」是個虛構的地方，其可能的實際地點，大概是在現在的

桃園台地，也就是林口通往桃園，而較接近桃園的某個地方。在小說中，「簸箕谷」三面繞山，谷底則是以種稻為主的村落；從山腰往下走，左邊是五、六尺寬清淺的小溪流，右邊則密生相思樹，「我」的故鄉就在谷底的村落。「簸箕谷」是個半封閉的想像空間；從簸箕谷入口的山腰俯瞰，谷底寧靜、純樸的村落，正是鄭清文小說中經常出現，以埔仔為描述對象的「鄉下」——「鄉下」即是鄭清文充滿溫馨回憶的童年故鄉，也是鄭清文永遠失落的母親象徵；以半封閉的山谷所環抱的村落，做為故鄉與母親的意象，象徵其對故鄉、對母親的雙重眷戀與思念，就像山谷中經常出現的煙嵐，總是在一個半封閉的空間（是山谷，也是心靈世界）縈繞不去、徘徊不散……。這樣的情感，投射在鄭清文以「鄉下」（或山谷象徵）為背景的小說中，勾勒的是一幅寧靜、與世無爭，民風淳樸、善良、工作勤奮的人間圖像；這類作品，雖然往往帶有追憶往事的傷逝情懷，卻具有溫暖、細膩的情感內涵，例如：早期的〈簸箕谷〉、〈寂寞的心〉、〈一對斑鳩〉、〈又是中秋〉、〈湖〉；中期的〈鯉魚〉、〈檳榔城〉；近期的〈髮〉、〈相思子花〉、長篇童話〈寒夜·天燈·母親〉……。

相對於「簸箕谷」封閉、凝聚、固定的靜態存在，「大水河」則是開放、延展、流盪的動態意象。鄭清文小說中的「大水河」，就是淡水河流經新莊的河段；而「新莊」，在小說中被稱為「舊鎮」。淡水河淤淺、新莊河港商機喪失後，新莊轉而成為以打鐵、木器、糕餅、豆腐……等

小製造業為主的商業城鎮，居民雖仍保有經濟尚未起飛之前，台灣人固有的善良本性，但是，比起以農業為主，居民過著遵循自然規律平靜生活的「鄉下」，「舊鎮」則較具商場的機巧與變化；而「大水河」也不像「簸箕谷」，總是如母親懷抱般，溫慈地環護谷底村落，反而是以其向外奔流、變動不居的意象，牽動人們往外拓展的意欲。因此，在鄭清文以「大水河」或「舊鎮」為背景的小說中，呈現的往往是時代變遷、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生活型態、思考方式……的蛻變，以及個人生命成長的歷練，或面對大自然挑戰的生命感悟與粗礪生命的形成，例如早期的〈水上組曲〉、〈重疊的影子〉；中期的〈結〉、〈三腳馬〉、〈門檻〉、〈圓仔湯〉；近期的〈蛤仔船〉、〈一百年的詛咒〉……等。

從僅具商業雛型的新莊，搬到商業急遽發展的台北都會，鄭清文個人生命歷程，正貼合台灣社會轉型、變動的時代軌跡；透過作家敏銳的現實觀察，以及文學的虛構與想像，鄭清文以台北都會為背景的小說，例如：〈龐大的影子〉、〈合歡〉、〈掩飾體〉、〈雷公點心〉、〈五彩神仙〉……等，不僅捕捉了現代人都市生活的面影，並且也揭示了新舊時代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深具時代精神與社會意義。

解嚴之後，鄭清文也寫了一些與白色恐怖或其他政治議題有關的小說，如〈來去新公園飼魚〉、〈贖畫記〉、〈元宵後〉、〈楓樹下〉、〈白色時代〉、〈舊書店〉……等，然而，即使言論尺度已然放

寬，鄭清文寫作政治題材小說，仍以其一貫「含蓄、簡單」的文字風格，講究作品之文學性，而大大不同於解嚴之後，一度風行的「政治小說」。

人性問題的探討一直是鄭清文小說的重點。他的小說經常以社會上不幸或弱勢者所特見殘缺的人生經驗所造成的無奈、悲劇來反映人性的本質。過程面臨悲劇，但是終筆之際，他卻有意讓小說人物有較好的歸宿。鄭清文自己解釋道「我認為人生是一場悲劇，因為人會衰老，無法避免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今天比昨天強，明天比今天強……」鄭清文以為只有超越自己的強者才能克服悲劇。

鄭清文的小說最大的特色是海明威所謂的「冰山理論」：十分之九是水面下，然而僅僅浮出水面的讓我們看得見的十分之一又是令人看不透的半透明體。因此讀他的作品經常有問「為什麼」的衝動。（葉石濤、彭瑞金）鄭清文自己也說他喜歡寫得「沉」一點，含蓄一點。從而形成含蓄深沈、隱現迷茫、恬淡清雅的獨特小說風格。然而含蓄沈靜不代表冷漠、無情，而是更大的騷動。例如〈現代英雄〉展現台灣經濟進展過程中，物質與精神的尖銳對立，具有強烈悲劇色彩。

鄭清文曾獲一九六八年《台灣文藝》第四屆「台灣文學獎」、一九八七年第十屆吳三連文藝獎、一九九三年第十六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推薦獎、一九九九年金鼎獎。一九九九年十月更以《三腳馬》英譯本一書，獲得享譽美國的「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小說獎，此為台灣作家首次得到這項重要的國際文學獎。他又在二〇〇

〇年八月，在台南縣北門鄉代天府得到第二十二屆鹽分地帶文藝營所設計的「台灣新文學貢獻獎」，並由陳總統水扁先生以台南縣出身的總統身分親自頒獎。他的小說全集才出版不久即獲獎，顯示好作品不寂寞。他的文學評論作品為《小國家大文學》，也在二〇〇〇年引起熱烈討論。

鄭清文自一九五八年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發表第一篇作品〈寂寞的心〉，四十多年來，鄭清文始終堅持文學本格立場，持續寫作不斷，到目前已寫下包括童話在內，至少二百多篇的短篇，以及長篇兩部、短文與評論二百篇以上。

鄭清文又有兒童文學之創作：《燕心果》、《沙灘上的琴聲》；散文創作《新莊——失去龍穴的城鎮》，又有論述《台灣文學的基點》。他除了中文創作之外，鄭清文並有譯作，英日文兼有，語言天分相當高，其譯作約略有川端康成《飛燕號的女孩》、西丸四方《精神分裂歷程》、夏目漱石《草枕》、山繆爾·貝克《終站》、普希金《永恆的戀人》、賀曼·赫賽《生活與人生》。（蕭友泰摘錄）

附註：本文摘錄自《簸箕谷與大水河的意象交疊——小說家鄭清文的文學原型》，許素蘭作，原刊中央日報「閱讀版」，2000.04.03